

## 祥和里的烟火人间

李永才(四川)

在老成都东郊许多人心中,位于一环东三段和天祥街之间的祥和里,是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那里曾是成都建筑构件厂的厂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改造,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附近修起了一幢幢高楼,诸如东方花园、新城俊园、富临花园等小区,一些有实力的单位,比如银行、电力、烟草等系统都在这里片区或建或购职工住房,当时这里算东郊的高档住宅区,名气比较大。我有幸在工商局祥和苑40栋楼分得一套房子,自1997年开始住在这条小巷,风来雨去的脚印,见证了这里一草一木的变迁。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入住,不少商家在祥和里陆续开起了店铺,诸如各种餐饮店、洗衣店、理发店、杂货铺等挤满了这条巷子。刚刚住进来时,不怎么在意,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这里的配套设施老旧,道路拥堵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祥和里本身不是一条大街,准确说就是一条小巷子,就像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弄,其五六米宽的道路,一到上下班时间,车辆、行人混杂而行,加之街道两边的商铺都有几级台阶伸出,使得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更加狭窄,开车出入,更是伤透脑筋,苦不堪言。

祥和里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沧桑与文化纠葛,只因成都人天性“好吃”,在小巷子里开了各种馆子而逐渐形成了吃货一条街。这里除了老街的闲适和自在,每一个档口都存放着脍炙人口的记忆,排队到天荒地老的海鲜大排档,充满青春气息的烤鱼店,味道高居榜首的香酥馆……从最接地气的苍蝇馆子到小清新的西洋料理,各种风味应有尽有,可以满足食客挑剔的味蕾。在这里生活期间,我们招待客人或家庭小聚常去的地方,是位于祥和里19号的竹子屋筱庄风味餐馆,那是祥和里的中餐之冠,门口的一笼竹子,似乎总是在向顾客打躬作揖,迎来送往。设计成茅草屋架的吧台,颇有小家小室的精致眉眼,配上屋顶上的甲骨文和壁上的钟馗画像,这种天马行空、任性混搭的风格,一看便知老板的偏好。最值得称道的菜品是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和洋葱、土豆切丁后,与筋道的牛肉一起入煲熬煮,经过细心腌制,出品的牛肉软烂熟,汤料也十分鲜美,加上少许香菜,口感层次更丰富。

我们经常光顾的还有位于天祥寺街57号的青龙汤温鸭子店,始创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温鸭子,至今有100余年的历史,早已名噪一方。据《青龙场地方志》记载:“乙酉年(1945),张爨(张大千)寓居成都北郊昭觉寺,闲暇之余,常光顾温鸭子,食后大为赞赏,谓四川西蜀一绝也。”时光流转,温鸭子依然在美食之地占据重要一席。2016年,温鸭子风味小吃传统制作技艺入选成都市非遗项目保护名录。

在天祥街中段的路口,可以看到祥和里牌坊,鲜明可鉴。天祥街是因为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得名。天祥寺建于明万历22年,清初重建,原名金贤寺,民国时期,天祥寺被改建为学校,寺庙不存在了,地名却留了下来。这里是祥和里西巷口,早晨从此进去,只有早餐店在营业,上班族手里拎着包子豆浆,骑着单车从巷子出来;早起的老人们从河边散步回来,摇着扇子往街上送车来车往;老大妈一边收晾干的衣服,一边与趴在窗台上的阳光对话。往前走几步就是“境遇美发”工作室,想换风格还可以拐进巷子里的“尊雅沙龙”。清晨的祥和里,不紧不慢,始终是一副老成都慢条斯理的样子。到了晚上,祥和里就成了美食的天堂,街边接二连三的不是火锅店,就是串串麻辣烫。在祥和里吃饭,味道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除了味道,还会有其他的体验,比如暖暖的人情,比如玄妙的事情。就说2002年就开张的翁记钵钵鸡,与相邻望平街的四妹钵钵鸡,都是最早开的一批,两家店倒也是“相亲相爱”,各显千秋。自贡嫩鱼馆家的鱼一直以“嫩”和“辣”而出名,嫩到鱼片挑不上筷,辣到眼泪直流,鲜嫩柔滑,香辣可口,巴

适得极。滋味烤鱼作为成都最早一批的网红店,多少孩子现在都记得每月一次的烤鱼之约,要去吃之前几天,满脑子都是他家滋味小土豆的味道。十几年不变的蓝色椅子条纹桌布,时隔多年再进店,青春时代的那些青涩往事如浪花一样涌来,与岁月有关的那些温暖记忆,这些老店都帮你妥帖收藏,在你下一次进店尝到熟悉味道的那一刻,再悉数归还。

在这条小街上,无数老饕心中忘不掉的鬼饮食,都是与祥和里一起成长起来的老人,历经岁月的潮起潮落不曾被遗忘。居民和老板都很熟了,打着招呼走过,聊聊天,唠几句家常,这些老店早就成了祥和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大家都迷恋那里的美味,怀念留在那里的青春,那里的一切过往最终都成了打在成都人心上的烙印。在祥和里的大院里,每个人都活成了最自在的样子。你能看到时间的痕迹,斑驳的外墙、郁郁葱葱的树木,还有乐呵呵的老人,孤独的孤寂在这里,好像不存在,因为街坊邻里都以足够的温情,在帮你打破冷漠的氛围。祥和里的居民是最会生活的那一群,因为他们能把烦恼丢在脑后,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所以在祥和里去开店的老板,重视十年不变的好味道,其实祥和里好多店都是懒洋洋的,让住



(资料图片)

这儿的居民,感觉到老成都生活温馨的亲和力。他们重视那些琐碎的生活点滴,那些构成幸福的最终元素。

仿佛时光未走,人未曾散。住在祥和里,即使四周高楼林立,道路日益拥堵,你也能在跨过牌坊的那一刻,拥有老成都的闲适生活,祥和里的轻松氛围常常让人生出一种“此刻还是十年前”的穿越之感。回想曾经住在这里的日子,我家在七楼,从室内可以上屋顶花园,每到春日暖阳,我种下的七里香、刺玫瑰、紫藤和金银花,在地上、屋顶竞相开放,草木葱郁,花香四溢,好一派大好春光,尽收一宅,花园小景下,一杯茶,一册书,打发周日时光,可以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偷得闲暇时间,可以在祥和里街道上晃悠,看坐在街沿晒太阳的老人,他们身上那种对于生活的亲切和热乎劲,你能清晰地感觉到祥和里的“缓慢”,没有人在这里急于做什么,整个时代的焦虑在这里仿佛被隔绝了。祥和里这个风水宝地,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福地,我的女儿何小璇,1999年6月就出生在这里,当时我们正是工作和生活都在爬坡上坎的阶段,孩子的照料成了大问题,只好把在农村生活的母亲请来带孩子,母亲对城市生活实在是不习惯,每天用从乡下带来的竹编背篋背上孩子在祥和里、天祥寺街周边转悠,累了就让孩子与邻居的同龄儿童一起在街边商场门口玩耍,一天下来,地上的灰尘基本不用清洁工打扫了。母亲也经常帮助做饭,但一辈子只会烧煮饭的母亲,面对现代化的天然气灶的确是个体大问题,厨房偶尔会传来炉具损坏后爱人的抱怨声。

我坐在祥和里的烟火气,你怎么也得看看它周边的西部第一高塔——锦绣天府塔,高339米,连同华润集团打造的周边建筑群,俗称为“339”。这里有着

名的全国百强夜店space,还有河边上众多酒吧等你来撩哦。顺着电视塔脚下,一江府河的春水,自西北而来,画出一个圆弧,猛然一折,径直向南流去,流水转向而形成的河湾,就是猛追湾,其涵盖的地域北起曹家巷,南到天祥寺,西接东较场,东至沙河湾。走在猛追湾的街巷,可以感受到老成都的魅力,这里的成华公园,静谧的生活气息,是老成都人的共同回忆;活水公园是后来新建的,公园虽然不大,却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人们在树荫下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真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情。活水公园南段的柳浪湾,是成都人喝茶摆龙门阵的黄金席位。或者坐在茶铺里打打麻将,在阴凉处喝着茶看看路人,其乐无穷。

公园的尽头便是游泳池,跨越半个世纪的猛追湾泳池,有老成都最奢侈的夏天。当年,这个游泳池的建成可是头条新闻。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拨款,在成都市一、二号桥之间的河滩,农田上修建游泳比赛池和跳水池。那时儿童戏水池收费3分,后来甲池收费1角,乙池7分,价格不菲,享受不起的孩子们只有到府河“母猪湾”或者二号桥自修游泳池收费3分,后来甲池收费1角,乙池7分,价格不菲,享受不起的孩子们只有到府河“母猪湾”或者二号桥自修游泳池,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模样。进

果店老板现在拿着手机看短视频,完全不顾货比三家挑水果的客人。在客人的背后,喝茶的叔叔阿姨和牵手的情侣,一起在阳光下享受美好生活。“街巷们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祥和里的角落、香港的气味、改建扩张的扶手架,找不到地址的纸箱厂里。每一道印记都是时间给望平街划下的回忆。”

现在的望平街是“最成都·文创美食合集”,昔日人民纸箱厂中的旧纸槽、丝绸厂里的老绸缎和老厂区门前的大榕树都重新焕发了新的气息……人民纸箱厂也似乎成了弄潮儿,不管是一秒把你拉回上个世纪,极具时代特色的红色砖墙造型,还是扑面而来的静谧茶社、文艺手作店、传统风味的皮影体验馆等,都让人惊叹不已。在这条小巷里,一种复古怀旧的“潮”,一种诗意十足的“潮”,两者互不打扰且相得益彰。穿梭在其中,便会不自觉地放低声音,放慢脚步,去用心感受这份文艺与诗意。

作为新晋的网红街,少不了各种咖啡店。在某个充满阳光的午后和小伙伴约上,来这里拍拍照喝个咖啡真是不摆了。要说这条街上最火的咖啡店,那是非LittleTravel莫属了吧。水泥质感肌理的墙面、复古的吊灯、各种怀旧的物件儿,复古感十足。两层楼的小店精致又好拍,和姐妹喝咖啡,拍上一百张照片都不为过。作为重逢的第三家店,咖啡的味道自然是没话说的,18元一杯的澳白真是性价比到让人感动,如果再来一杯混合了酒的咖啡,简直是太有滋味了……值得一提的还有味满Blossom Cafe,落地玻璃和绿色的搭配简直不要太美了。这家咖啡厅,没有过多的装修,白色的墙面和橡木色总是天生一对,干净又温馨,总感觉在这里适合和许久不见的好友来一次温柔的交谈,或是在一个雨天,在这里戴着耳机一个人喝一杯咖啡,看一本书,静静地与自己相处……

这条宝藏街道上可不止咖啡厅,对于吃比天高的成都人来说怎么可以少了好吃的餐厅?藏在这里的餐厅正期待着兴致勃勃的食客前去。花嘴巴麻辣烫最有趣的是墙上的顺口溜,“花嘴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成都人最爱的大概就是那一锅热气腾腾的串串香了吧!这家藏在院坝头的麻辣烫简直分分钟带你穿越回小时候……小木桌、小竹椅,仿佛回到了童年的盛夏。

要说这条网红街上最火的地方一定非几间书店莫属了。独特的洞穴风格让看书的空间也变得有趣很多,恍惚间还以为自己真的身处某处洞穴里。几间书店分为三层,大片卫生的旋转楼梯就在每一层,尽量避开节假日时间来这里,不然很难拍到一个人的楼梯。逛累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在二层坐下来,点一杯茶,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也很幸福哟。

网红街上有吃有喝,怎么能少了文艺范儿呢?人生还是要听一次川剧才完整呢。不妨去梅花剧社看看,十五块钱、一张票、一杯茶,这就是梅花剧社,剧团每天下午两点开唱,节目都会提前公示在“小黑板”上,剧场不大,有一百多个座位,来的大多都是老年人,看着戏台上的演出,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眼里都闪着光芒。如果有兴趣请一定要来这里,喝一杯盖碗茶,看着精彩的川剧表演,才是老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吧。

“烟火人间三千年,成都上下猛追湾。”要说成都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地方,祥和里外猛追湾绝对榜上有名。日夜不休的祥和里,坐拥江景的望平街,大快朵颐的香港巷都是许多老成都人的集体记忆,在河滨公园里与老成都人聊上一聊,总能听到各种关于这里的故事……作家汪曾祺说过:“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些延伸着的都是市井小吃,从这些美食中,我们能窥探到成都人生活的烟火百味。唇齿之间,皆是时尚;人间至味,皆在杯盏之间。像一口充满成都味的火锅,弥漫着香飘天下的市井烟火,沸腾着美好生活的原汁原味。

感慨各行各业,如今挣钱吃饭都不容易。姑娘共鸣道:“真的是这样,我开车也不轻松。平常都不敢多喝水,尤其是到了夏天,中午一二点钟,很疲倦,眼睛都有点睁不开,想打瞌睡,但还是要忍住,不然,要出事的。晚上回家睡觉,也多晚的。”

听着姑娘的话,我对光明磊落靠自己双手打拼的女孩,充满真心的敬意!夜色无边,姑娘开车很平稳,路边的街灯一盏盏掠过,有她超过的车,有超过她的车,在不断延伸的路上向前穿梭。和她闲聊着生活的各种话题,我的心情很放松,有一种久违的温暖感。突然之间,我希望路程再长一些,再长一些……

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很快结束,我居住的小区到了。我对姑娘说:“谢谢你,辛苦了!开车安全第一!我给你照一张朋友圈,你的吃苦精神值得赞扬,到时分给朋友。”她扭过头,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微笑着,一双眼睛明亮清澈。下了车,我朝姑娘说了一声再见,她朝我摆摆手,车子像一条灵活的鱼儿,游向城市的大海……

雾

是有想法的水  
是指望碧空成霞的水  
志向在天  
所以毅然决然离开溪流、村寨和山脉

不屑于一只山鹰的盘旋  
自有其理想的高度  
乘风破浪  
直奔光芒

哪怕途遭电击雷劈  
也要执意升腾  
即便化为一场雨  
仍会不负天光  
临空弥留一道彩虹

眼界

我曾以山为界,看雾升天为云  
河流穿越峡谷  
一只鹰的盘旋,与云朵并肩  
雀鸟的吵闹  
只为了在林子下下蛋

我试图通过跋涉  
把山移开。可山外有山  
还有更大的林子存在  
一只鹰的盘旋,仍与云朵并肩  
雀鸟的吵闹  
还是为了在林子下下蛋

林子大了。天空却小了  
看见的东西多了  
视力却越变越弱

夏蝉

它们在齐声高叫,在狂吼  
在夏末,在发烫的夜晚  
就像是最后的疯狂

它们要啄开水分、声音  
脱壳——这声乐的面具  
要在秋天到来之前  
结束此生的表演

它们知晓晓的命运  
无论论包装成蛹,还是破茧为蝶  
再好的扮相  
都改变不了出身

一片叶

为树视听  
让我们看见一棵树的生机与活力  
风,只是多情的旁白  
并不能改变轮回

并非树的兴衰  
鹅黄,翠绿,艳红……都是在成像时光  
飘零与翻卷  
更是重生的路演  
为所有的生命试镜  
再短暂的活  
也得像一棵信仰的树

在山顶

众山之下小觉于眼底  
路之曲折陡峻于脚下  
有征服感和瞭望欲  
有凉风习习  
紫色小花开于草地

才发现山外有山  
这山望见那山高  
每一条溪流都是山的动脉  
湖与海只是淤积的肿块

天,仍无限高远  
人在云和雾中间  
世事天意还是没弄明白

等待叫醒的人

在梦中  
沿河行走

他看到了九个太阳升空,盘旋  
世界是一个光彩充足的舞台  
山和水都在美丽的云雾里表演  
自己忙于局外抓拍

欣喜之外  
他想过这下目睹的一切  
确证今生今世之意外所见

没想到昨夜预设的闹钟  
成了自己埋下的炸弹

醒酒

把酒倒入瓶瓶罐罐  
给酒于杯碗中的短暂舒展

为酒的一世悠闲

##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56期

## 尘世万象(组诗)

罗明清(重庆)

## 雾

是有想法的水  
是指望碧空成霞的水  
志向在天  
所以毅然决然离开溪流、村寨和山脉

不屑于一只山鹰的盘旋  
自有其理想的高度  
乘风破浪  
直奔光芒

哪怕途遭电击雷劈  
也要执意升腾  
即便化为一场雨  
仍会不负天光  
临空弥留一道彩虹

眼界

我曾以山为界,看雾升天为云  
河流穿越峡谷  
一只鹰的盘旋,与云朵并肩  
雀鸟的吵闹  
只为了在林子下下蛋

我试图通过跋涉  
把山移开。可山外有山  
还有更大的林子存在  
一只鹰的盘旋,仍与云朵并肩  
雀鸟的吵闹  
还是为了在林子下下蛋

林子大了。天空却小了  
看见的东西多了  
视力却越变越弱

夏蝉

它们在齐声高叫,在狂吼  
在夏末,在发烫的夜晚  
就像是最后的疯狂

它们要啄开水分、声音  
脱壳——这声乐的面具  
要在秋天到来之前  
结束此生的表演

它们知晓晓的命运  
无论论包装成蛹,还是破茧为蝶  
再好的扮相  
都改变不了出身

一片叶

为树视听  
让我们看见一棵树的生机与活力  
风,只是多情的旁白  
并不能改变轮回

并非树的兴衰  
鹅黄,翠绿,艳红……都是在成像时光  
飘零与翻卷  
更是重生的路演  
为所有的生命试镜  
再短暂的活  
也得像一棵信仰的树

在山顶

众山之下小觉于眼底  
路之曲折陡峻于脚下  
有征服感和瞭望欲  
有凉风习习  
紫色小花开于草地

才发现山外有山  
这山望见那山高  
每一条溪流都是山的动脉  
湖与海只是淤积的肿块

天,仍无限高远  
人在云和雾中间  
世事天意还是没弄明白

等待叫醒的人

在梦中  
沿河行走

他看到了九个太阳升空,盘旋  
世界是一个光彩充足的舞台  
山和水都在美丽的云雾里表演  
自己忙于局外抓拍

欣喜之外  
他想过这下目睹的一切  
确证今生今世之意外所见

没想到昨夜预设的闹钟  
成了自己埋下的炸弹

醒酒

把酒倒入瓶瓶罐罐  
给酒于杯碗中的短暂舒展

为酒的一世悠闲

松散,透气。让酒明白  
即将将展杯盘  
重新开张

红酒醒雅兴  
白酒醒豪情  
醒酒,实则是在醒人

酒道江湖  
客深不如量好

中途风景

有的,被渐渐忘记  
有的,被深深记忆  
但都随旅行的结束而成为过去

比如爱恋,业绩,河流,山川  
一切的际遇。自然与人生  
总在相向而行

说时过境迁  
只是人在感慨和怀念

玻璃房

透明。阳光  
时常清洗  
眼前就亮

太单纯  
经不住外力

若钢化  
虽不垮,不塌  
但破碎连着破碎  
万象同形

唯有防弹  
才经得住各种冲击

那只鸽子

慢慢合群  
在屋檐和窗棂间穿梭  
自在进出于阳台上的鸽窝  
规律寝食

心向往速  
饮一口杯中水,啄几粒盘中米  
闲目养神  
禅定光阴

一枚金色指环  
扣死曾经  
高于秦岭的飞行

一只乌鸦

本身毛色就黑得不顺眼  
又喜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其身外发声  
都格外讨人厌

天生就不是什么歌者  
还要在林子里大呼小叫  
纵然能摆脱早些年灭绝鼠患的牵连  
却难以摆脱世代相随的骂名

从不怕一味被人黑  
也从不愿感叹命运的多舛  
照常在林子里粗茶淡饭  
掷地有声

那只笔洗

未进过文房  
也不曾洗过一笔  
成为一件博物馆里的镇馆之物  
与其世事经历无关

水和墨,都是窑胎中带来  
珍与贵,皆出自一场窑变

不知哪一级柴火  
陶神垂降  
落灰处,尽是水的歌舞  
游走墨魂

世间未卜先知  
又岂止一胚陶土

呼吸的石头

为了一滴水的水  
海的梦  
所有的选择  
都心甘情愿

要么伴水远行  
在海里搓磨成沙  
要么肩挑背扛  
供水升天  
幻云幻霞于头顶

命中有水  
水就是命

## 夜归

何一东(四川)

认。因为喝了酒,他反复问了几次,确认这是辆车后,朋友便叫我上车。

按我坐车习惯,一般是坐副驾驶座,但今晚念头一转,心想司机是位姑娘,我一大男人坐她旁边,可能会使她紧张吧?便拉开后座车门上去了。

我坐在后排座上,姑娘看了我一眼,问:“你喝过酒吧?”我心里想她怎么知道?戴了口罩的,也闻不到呀?我说:“小妹,你怎么知道?我只喝了一点啤酒。”她笑道:“不是你,是你那位朋友,接他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喝了酒。”“你太厉害了,我朋友确实喝了,而且还比较多。”姑娘说:“我听他说话语气,就是喝了酒,而且有些醉了。”

姑娘虽然年纪不大,却见多识广,冰雪聪明,我不由得佩服。话匣子打开后,我的话也多了,于是说起聚会喝酒

因为常和朋友聚会的原因,兴尽准备回家时,大都已是深夜十一二点。有时候,便打车回家。

一次,和朋友向兄到双流机场附近的另一位朋友那里去聚会。去的时候坐的地铁,方便快捷。聚会完毕,时间较晚,双流的地铁便为我和向兄各叫了一辆顺风车。

这位朋友性格豪爽,酒量也大,在一家公司当老总。他为我们叫车时,说话已经有点“结巴”。虽然结巴,但头脑是清醒的,他放下手机,对我们说:“第一辆车的司机肯定是位美女,我听声音。”我笑道:“听声音就能听出来?不可能吧?”他喷着酒气拍着我的肩:“东哥,绝对没错,这辆车,你坐!咋样?”我说:“不存在,谁坐都是你。他说这辆车是为我叫的,向兄是另外一辆。”

过了十多分钟,一辆白色的轿车驶到了我们吃饭的餐馆前。我一眼望去,驾驶员是位年轻姑娘,戴着口罩,穿着一件白衣服,在朦胧的街灯下,颇有点醒目。

朋友立即朝我做了个怪相:“东哥,咋样?我说得准不?”我笑道:“兄弟厉害!”朋友走到顺风车前,向驾驶员确

